

# 美人无泪

沈芷凝 / 作品  
SHENZHINING  
WORKS  
山河尽酒美人泪



电视剧《山河恋·美人无泪》小说完整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013036540

I247.5

3460

V2

# 美人无泪

沈芷凝 / 作品  
SHENZHINING  
WORKS



下



I247.5  
3460  
V2



北航

C1642789

光明日报出版社

001

### 第十一章 枣花未落桐叶长

玉儿已是痛心至极，此刻竟凄然笑了起来：“呵呵，证明了你会信吗？”

皇太极一怔，似乎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何会如此。

“大汗要杀，就杀吧！我不会怨大汗，只怨自己当初错把大汗当了英明无私的大英雄！”

031

### 第十二章 霜凄万树风入衣

海兰珠闻言不禁呆住。她一直以为，自己于他不过是一件可以随时丢弃的玩物，却不想他竟然可以为自己做到如此地步。

即便是铁石心肠，又怎能不感动？

063

### 第十三章 空山百鸟散还合

“长生天，求你别下风雪，求你保佑姐姐健康平安！长生天，求你别下风雪，求你保佑姐姐健康平安……”

玉儿的声音无助凄然，一遍遍回响在寂静雪地之中，如诉如泣。

093

### 第十四章 环佩空归月下魂

自卓林一死，她早就当自己是一个死人，一个只为了复仇而活的亡灵。

生死哀荣对她而言，都不重要。她要的除了恨，也只有恨。

122

### 第十五章 群山万壑赴荆门

她输了，输在没有一个儿子。

今日输了，难道以后还要日日这样输下去吗？玉儿、娜木钟一个个有孕，为何只有她没有？

她不服，不甘！





## 目录CONTENTS

- 152 第十六章 独留青冢向黄昏  
皇太极本就是一个多疑善变又极重权势的人，朝堂之上的反对之声他可以反感，但事关重大，纵然他爱极了海兰珠，为了江山稳固却不得不有所顾忌。
- 179 第十七章 怅望千秋一洒泪  
多尔袞震惊之下定定看着玉儿，半晌才说出一句：“你变了……”说罢自己也忍不住苦笑起来，“其实，你根本不需要我，不是吗？”  
玉儿看着多尔袞的眼睛，声声话道：“多尔袞，你还记得你的诺言——一生为我倾力而战吗？”
- 209 第十八章 大荒沉沉飞雪白  
尘归尘，土归土。  
她与他的爱怨情仇，便在此处了结吧。
- 245 第十九章 铜炉华烛烛增辉  
多尔袞看着怔在原地、怅然若失的顺治，安慰道：“不过是一个秀女，就能让皇上看清楚博果尔的真性情，皇上这次的比赛，就算输了，也值得！”  
不想顺治狠狠瞪了他一眼，暴声怒喝道：“你什么都不懂！”
- 274 第二十章 白云千载空悠悠  
空有荣华何用？  
如今万事皆空，她爱的、恨的人皆已远去。  
只剩天地空旷，一片雪茫茫。
- 312 《山河恋·美人无泪》于正采访录

01

“中计了！”

玉儿大惊失色，慌忙之下，多尔袞赶紧拉着她跳至树丛中的暗处躲避。然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眼见着侍卫越聚越多，饶是叱咤战场多年的多尔袞也不禁紧张地握住了手里的长剑。玉儿看他如此，一颗心更是如置火烤油煎。

如果现在两人贸然出现，不管如何解释都只能加重皇太极的疑心和妒恨，无异于置两人于万劫不复的死地。

焦急之下，玉儿突生一计，赶忙推着多尔袞：“大汗不会杀我的，你快走！你再不走，就真的有理说不清了，你……你快走！”

多尔袞咬紧牙关，不肯将玉儿独自一人置身险地，又没有更好的法子，见玉儿一再催促，只得蒙上面，沉声道：“等我！我一定会救你的！”

玉儿点点头，等多尔袞的身影一消失，立刻站起身从低矮的树丛中走了出来，大声呼喝：“别找了，我在这里。”

皇太极彼时已经到了牢狱门口，正为玉儿失踪一事怒不可遏，此时见她忽然出现，立刻面色铁青地喝道：“拿下她！”

玉儿并不反抗，任由侍卫将自己反手拿住，不想皇太极见她如此镇定自若，疑心顿起，立刻下令道：“继续搜，必有同党！”

玉儿不想皇太极竟如此心细，大惊失色，眼见着侍卫们四散开来，用长矛和刀刃不住在四周的矮丛中挥舞搜找，一颗心吊在了嗓子眼，又苦不能暗中通知。

然而多尔袞早已经趁着玉儿出面引开侍卫的空当，敏捷地逃到了宫墙边，此时见侍卫四处乱搜，知道再拖定无法脱逃，翻身就爬上宫墙！

皇太极眼尖见得月下墙上有一个影子，敏捷地从腰间抽出一柄飞刀直向人影射去！

玉儿此时也注意到了皇太极的异动，紧张得几乎尖叫出声！然而多尔衮身手敏捷，一个翻身躲过飞刀，快速掉下围墙，翻身起来就趁着茫茫夜色逃去无踪了。

皇太极见飞刀落空，放跑了黑衣人，更是气结，连声呵斥侍卫无能。侍卫们也赶忙冲出去追，不过只怕也是难有结果。

玉儿见多尔衮顺利脱逃，心中暗道阿弥陀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而皇太极看她如此神情，眼神越发阴冷吓人。玉儿不经意与他四目相接，竟不自觉怕得打了个冷战。

“把她押进监牢，严加看守……”皇太极冷冷下令，一双冰冷的眸子直直瞪视着玉儿，“我要亲自审问。”

重新入了监牢之中，玉儿靠着冰冷的石壁坐下，神情木然，刚才发生的一切，恍然如梦，那么不真实。

皇太极走入牢房，冷漠得好似一尊石像，威严吓人。他遣退随从和侍卫，悄然无声地走近玉儿。

玉儿不敢抬头。

她不敢看皇太极。她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日在这样的场合与皇太极独处，更没有想过，有一日，她会不敢也不想面对那深爱的英雄。

空气凝固，静得仿佛能听见呼吸声，她不敢揣测等待自己的会是怎么样的下场，更不敢想此刻皇太极心中究竟在想什么。

然而，皇太极此时心中也是百感交集，他恨眼前这个“臣妾”背叛自己的皇权，更恨那个痴心爱慕自己的女人背弃了对自己作为男人、作为丈夫的那份威严。

“说，那个人是谁？”

半晌，皇太极才开口，字字有力，仿佛要咬碎玉儿的骨头。

事实上，他心中早有一个答案，只是这个疑影非得得到玉儿亲口证实，他方肯死心认定。

玉儿微微一颤，随即摇摇头，语气淡薄：“我不知道。”

皇太极闻言更是愤恨，不想此时此刻玉儿竟然还要袒护那人！他们之间到底到了什么地步？她爱他吗？爱到竟然肯替对方去死？

皇太极不愿信、不肯信，他的尊严也不允许自己接受这样的奇耻大辱！

皇太极闭上眼睛，稍稍稳了稳自己的心神，放缓了语气：“玉儿，我不相信你杀人，但是，我必须知道，是谁杀死金朱元的？他为什么偏偏要在我计划和朝鲜王建交的时候杀死金朱元？他有什么阴谋？只要你供出他，让我给朝鲜王一个交代，咱们夫妻一场，我保证会让你置身事外。”

玉儿抬起头，看着皇太极眼波流转，心下一片凄凉。这个她托付终身的男人，可曾有过一刻全然信她、爱她、怜她？自己于他，从一开始，不过就是一件玩物、一个工具、一枚棋子。自己早就知道，却故作懵懂不愿知道。

月光通过高悬的铁窗照在皇太极的脸庞上，仿佛涂上了一层冰霜。

那面容还是自己深爱的样子，然而这人到底不再是自己心里敬仰的大飞鹰了。

她知道，自己于他，再也无法敞开心扉了。

玉儿垂下眼帘：“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谁杀了人栽赃嫁祸给我，又能骗得大汗相信这样荒唐的事情！”

“你还嘴硬？”皇太极见玉儿如此冥顽不灵，更是生气，他走近玉儿，压低声音道，“那个人，是多尔衮吗？”

玉儿微微颤抖，强自镇定不肯承认，但皇太极将她的反应看在眼里，更是肯定自己的臆测。

皇太极紧握着拳头，冷哼一声，心中无名火起，更觉百般煎熬：“我早知道你跟多尔衮藕断丝连！”

玉儿听到他如此污蔑自己和多尔衮，更加痛心：“大汗，玉儿实在不明白，玉儿从没做对不起您的事！您为什么不相信我呢？多尔衮是大汗的左右手，他多次向您表达他的忠心，怎么会背叛大汗？大汗您要明察，切勿让亲者痛仇者快呀！”

皇太极见她还不肯认，冷冷看着她从腰间拿出一枚东西递了过去。玉儿抬眼一看，大吃一惊——那竟然是她早日在废庙中不见的耳环！

“我送给你的耳环，掉在了你和多尔衮私会的地方。”

听着皇太极冰冷的话语，玉儿无从辩白，咬着嘴唇低下了头。

皇太极见玉儿如此心虚，心中更怒：“你们还真是做得天衣无缝呀！本来多尔衮让它的雕儿帮你把耳环送回来可是神不知鬼不觉，可偏偏，却落在我手中。你连续两次在外彻夜不归，我始终选择对你忍耐，那是因为我皇太极记着你的好，也记得自己说过，不再追究你和多尔衮，可你，不知珍惜，居然一次又一次……哼！凭什么再让我相信你们？”

皇太极讲到激动处更是恼羞成怒，突然抽出长剑，抬手架在玉儿的脖子上！

“说，多尔衮杀金朱元，到底还有什么阴谋？”

玉儿望着皇太极，百感交集。

心既如死灰一般，又何苦保全这副身子……不如就这样去了，也落得干净。

玉儿闭上眼睛，声音如诉如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事到如今，玉儿已经无从说起，也都无话可说！”

皇太极心疼恼怒至极：“你还护着他？你以为你不说，我就奈何不了他吗？”

“大汗高高在上，若要多尔衮死，可以有千百种借口，何须逼玉儿加害于他？”

皇太极举起剑，却始终不忍落下。他目光直逼玉儿：“我只要你证明，你对我的忠诚。”

玉儿已是痛心至极，此刻竟凄然笑了起来：“呵呵，证明了你会信吗？”

皇太极一怔，似乎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何会如此。

“大汗要杀，就杀吧！我不会怨大汗，只怨自己当初错把大汗当了英明无私的大英雄！”

说完，玉儿再不多言，安静地闭上眼睛等死。

皇太极气得咬牙，一剑举高，奋力斩下——

然而刀锋只是擦着玉儿的发丝落下……到底，他还是不忍心。

听着皇太极叹息之后，转身关门离去，玉儿紧闭着眼睛，落下了一滴泪水。

时间已过深夜，盛京皇宫中的议政殿还是灯火通明。在朝堂大殿上，皇太极仍是心性难平，不住在殿内走来走去，而索尼和鳌拜分立两侧，正在进言对此事的建议。

“大汗，我军已准备随时入关，若此时和朝鲜交恶……不免腹背受敌呀。”

“金朱元和朝鲜王关系匪浅，又是其宠妃之兄长，臣以为大汗该当机立断，立斩疑凶了结此案，给朝鲜王一个交代！以免夜长梦多，让敌国小事放大，有机可乘。”

皇太极听着两人的话，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曾经科尔沁祭司预言玉儿将母仪天下，若这预言是真，而她竟与多尔袞纠缠不清，多尔袞又屡立战功备受拥戴，万一有一天……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

想到这里，他心里似乎已经有了决断。尽管仍有疑惑和不舍，但他是天下之主，断不可以为了一个小小的女子毁了万里山河！

索尼和鳌拜见皇太极沉吟不语，面面相觑不敢多话。

“大汗……”半晌，鳌拜试探着开口，这才唤回皇太极的心神。

皇太极点点头：“嗯，你们说的不无道理，看来，玉儿若是不能继续当我的福星，我也只得牺牲她了。”

这时哲哲也听闻了玉儿被劫逃狱之事，正匆匆赶来议政殿查问事情始末，走到宫门外忽然听得皇太极如此一句，不由得面色大变。

哲哲跨过门槛赶紧走进去，急急劝慰：“大汗，玉儿是无辜的，万万不可杀玉儿呀！”

索尼和鳌拜见哲哲到来，纷纷行礼，然而哲哲却顾不得这么多，一心只看着皇太极。

皇太极不想哲哲竟然会突然赶来，知道她是想为自己的侄女求情，不觉冷冷道：“她刚进大牢，就有人来劫牢救她，分明就是她的同谋！你居然还觉得她是无辜的？”

“我听说大汗接到密报有人劫牢，才埋伏在牢门外等候，劫牢的人说不定就是嫁祸玉儿的人，设局要置玉儿于死地呀！”哲哲急切陈明，在皇太极面前跪下，“请大汗明察。”

皇太极只觉她妇人之仁，心烦摆手：“玉儿无辜只是你的推测而已！那人冒死



救她，玉儿宁死也不肯供出他的名字，足见他们关系极不寻常！”

哲哲不想皇太极竟然将话说到这种地步，不由得望了望索尼和鳌拜。二人知道这话不是自己该听的，赶紧识趣告退。

哲哲站起身鉴貌辨色，看出皇太极的妒恨，恍悟皇太极的心思，灵机一动。

哲哲走到皇太极身边，低声道：“那大汗更不该杀玉儿！”

皇太极皱眉不解：“为什么？”

哲哲低声耳语：“难道大汗愿意玉儿和多尔袞的事传到朝鲜去吗？”

皇太极听了这话一怔，冷哼了一声不置可否。

哲哲知道皇太极已然动摇，跟着劝说道：“我问过玉儿了，是有人先劫牢了多尔袞才出现的，难道大汗就不想知道是谁故意要让大汗失去您的左右手吗？大汗，别让一时的恼气，蒙蔽了您的双眼让有心之人得利呀。”

皇太极被哲哲一言惊醒，面色一变，但回想到之前玉儿不为自己屈服的表情，无名火起。

“后日午时，若再无人认罪，就问斩玉儿吧。”不再理会哲哲的劝说，皇太极决然下令。

哲哲大惊，还想再劝，但是皇太极已经不想再听，摆手不耐烦道：“就这么定了，你跪安吧。”

哲哲无奈离开，却始终觉得这事蹊跷。多尔袞虽然年轻气盛，却不是一个无知莽夫，怎么会做下在宫中杀人进而劫狱的蠢事？这事越指向两人，她就越觉得不妥。哲哲思虑再三，暗中遣了阿纳日四处打探劫狱一事的消息。

一番细细打探下，果然问出了一丝蹊跷。夜间逃狱之事之所以那么快被发现，是因为一个宫女的密告，而审问之下，才知道这个宫女的消息竟然是来自来自宫中道贺还未离开的科尔沁将军——阿古拉。

哲哲听了这番汇报，心里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盘算出了七八分，不禁冷笑一声：“果然是海兰珠！看来她不害死玉儿，绝不罢休了。”

然而虽然知道了真相，皇太极认定是多尔袞杀人劫狱，此时贸然说这事，他恐怕也不会十分相信，一个不留神反而会被皇太极迁怒她袒护两人，到时反落得自己不是。二者这事牵连太大，即使皇太极真信了此事乃阿古拉所为，现在阿古拉在科尔沁部落势盛，也断不是可以轻易除去的人，到时反而会让皇太极在朝鲜和科尔沁之间难以取舍交代。

见哲哲半晌不语眉头深锁，阿纳日试探着问道：“主子不是一直都让她们姐妹互斗，坐收渔人之利的吗？怎么突然要插手去救玉福晋？”

哲哲烦恼地一摆手：“丫头们小打小闹，我当然乐得看热闹。可海兰珠这丫头愈来愈狠，今天借大汗之手要玉儿的命，说不定明天就敢再要了我的命！唇亡齿寒，你没听过吗？”

阿纳日听了这话仍不太明白：“可是海福晋不是已经跟主子交心投诚，联手对

付玉福晋一人吗？难道主子不相信她？”

哲哲失笑：“她跟玉儿一块儿长大，姐妹情深，尚且能下此毒手，你以为，她会对我这个从未对她好过的姑姑真心到哪里去？玉儿确实会威胁到我的地位，但她的心还是向着我的，海兰珠和娜木钟任何一个都比玉儿更难对付！最近她们俩还走得近了，难道会有好事？玉儿出事，赛琪雅一定会和我翻脸，海兰珠有阿古拉支持，我呢？”

听到这里，阿纳日恍然大悟：“主子真是看得深，想得远呀。”

哲哲看着摇曳的烛火目光深邃：“哼，在我掌握的后宫，我可以让百花齐放，但绝不许一枝独秀！”

夜幕将退，天空蒙蒙发亮之时，多尔衮才匆匆回到自己的府邸。

一路上他小心谨慎，只怕有人跟踪，故多费了许多时间。回到寝室，多尔衮见小玉儿正在床上熟睡，故意没有点烛火，趁着微弱的天光打开衣柜换上常服，不想换好衣服刚转出屏风，就看到小玉儿站在面前，神色疲惫且疑惑。

“你昨夜去哪儿了？”

多尔衮随手将手中的夜行衣卷成团收到身后，若无其事地说道：“去军营了。”

小玉儿瞥见他手里的衣服，心里暗知不好，见多尔衮不肯实话相告，焦急却也不敢多问。

见多尔衮腰带都没有系好，小玉儿伸手去整理，不想竟发现多尔衮随身携带的飞鹰金牌不见了。

“你的金牌呢？”

那是多尔衮的父汗努尔哈赤所赠，所有贝勒都有一块，象征王族世子，多尔衮从来都是随身携带，从未见解下，可是此刻却不见了踪影。

多尔衮低头一看，只看到系着金牌的璎珞绳结，接口处已经断裂。

难道是昨夜……

多尔衮回忆着昨夜翻墙逃跑时的一枚飞刀袭击，暗道不好，果不其然，府外已经传来侍卫的呼喝和家仆的挣扎声。小玉儿听到外面的嘈杂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是惴惴不安。

多尔衮安抚地拍拍她的肩膀，走到外面但见侍卫已经冲进内堂，刀刃霍霍。为首侍卫一步上前：“大汗有令，请十四爷马上进宫！”

被侍卫拥簇着来到盛京宫中的议政大殿内，就看见皇太极独自一人站在高座上，手里把玩着什么，眼神阴厉，连看也不看多尔衮一眼。

多尔衮自知不好，强作镇定上前拱手请安：“大汗。”

皇太极听了这一声，抬眼直直看着多尔衮，将手里的东西一下抛掷到多尔衮的脚边。

多尔衮低头捡起一看，果然是自己不见了的金牌。

“多尔衮，你怎么解释？”皇太极的声音沉稳中透着寒意，让人不寒而栗。

多尔衮强自镇定：“这金牌我不见了几日，没想到到了大汗手中。”

皇太极听了他的辩解，冷笑一声：“是吗？不见了金牌你还有脸说？这金牌是在牢房附近找到的，也就是昨夜劫狱的人遗下的！”

多尔衮闻言故作惊讶，大声辩白道：“这定是有人偷了我的金牌故意栽赃嫁祸！”

说罢，他故意一顿，思索着说道：“这跟拿了玉福晋的荷包，放在金朱元的尸体旁的手法如出一辙，说不定害我的人，就是诬害玉福晋的人！请大汗明察。”

皇太极冷冷看着他：“是吗？你昨晚一整晚都不在府中，去了哪儿？”

多尔衮不想他连这事都已经知晓，只得谎称：“我去了军营。”

皇太极冷笑一声，完全不相信：“你跟谁一起？做什么？只要你拿出证据，我就饶了你！”

多尔衮心中也是着急，却无从解释，只得道：“我一个人看兵书。”

皇太极了然一笑，目光越现阴厉：“那就是无人能证明了？”

“这……”

“我能证明！”

突然响起的声音让多尔衮一愣，转过头就看到多铎火急火燎地冲进大殿，单膝跪下，拱手向皇太极称道：“大汗，哥昨夜在军营跟我一起！”

皇太极不想半途竟然杀出个多铎，狐疑地看着两人：“可他刚才说，自己独自看兵书！”

多尔衮见事情已难隐瞒，而多铎此时供认只会惹祸上身，急忙阻拦：“多铎！别管我的事……”

多铎不等他说完就急急打断，朗声陈情道：“哥，事到如今，你别再替我隐瞒了！我练刀的时候伤着自己，这几日手使不上力，我以为我的手从此废了，自暴自弃，日日夜夜喝得醉醺醺的！哥怕给大汗知道了会瞧不起我，昨夜特意来劝解我，鼓励我疗伤振作，还顾全我在军中的面子，答应保密！”

说罢，多铎拉起衣袖，手臂上果然露出一道骇人的伤疤。

皇太极大感惊讶，看着多铎的手臂，半晌才沉声道：“多铎，事关重大，你好好想清楚，你昨夜真的跟多尔衮在一起吗？”

多铎不见半点犹豫，坚定地回复道：“是！大汗，十四哥，父汗大业未成，十四哥是大金第一将才，多铎恳求大汗和十四哥以大局为重，别为一个女人伤了兄弟和气，坏了大事！”

多铎一番话，同时提醒了皇太极和多尔衮，二人对望一眼，不再言语。

半晌，还是皇太极缓缓开了口：“多尔衮既然昨夜在军营，自然没法入宫劫狱。看好你的金牌，下去吧。”

多尔衮和多铎对视一眼，一起拱手：“谢大汗。”

两人转身之际，皇太极看着多尔衮的背影冷冷说道：“明日午时若凶手还是无法归案，我将处死玉儿。”

多尔衮闻言浑身一震，多铎眼见如此，赶紧拉住他，快步走了出去。

皇太极看着二人消失在门槛之外，冷冷一笑。

02

海兰珠的寝宫之中，海兰花花开正盛，如同一片火海鲜艳夺目。

哲哲坐在园子里和海兰珠一同喝茶，望着远近一片嫣红，嫣然一笑：“海兰花原来只是草原上一株飘零的小花，如今在宫中开成一片花海，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风光。可惜花无百日红，不知最后有谁来收拾残花？”

海兰珠何等聪明，怎么会听不出哲哲语言中另有所指，淡然一笑：“大福晋怎么忽然如此感慨？”

哲哲感叹道：“你跟玉儿两生花开，一荣一枯，怎不教人感慨？玉儿落得如此下场，难道你真的没半点感伤吗？”

海兰珠转过头，淡淡品着杯中茶：“杀人偿命，天理循环，我们也只得遵从天命。”

哲哲看着海兰珠如此薄情忘恩的模样，心中冷笑：“是吗？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不该提醒你。”

“大福晋但说无妨。”

哲哲喝着茶，随意说道：“案发那晚，有宫女看到阿古拉在金朱元的住所附近出现！”

海兰珠听了这话面色微变，哲哲见此知道自己所猜不差，叹息道：“唉，幸好呀，我那可怜的哥哥早死，否则，看到你们兄弟姐妹闹成这般，不知他在地下是否安心呢？”

海兰珠听到哲哲提起父亲，心中更感悲愤，冷冷道：“额祈葛死于非命，至今都无法昭雪，若是他知道他昭雪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一定会很安心的。”

哲哲知道她心结于此，劝道：“冤有头债有主，若是让真凶逍遥法外，恐怕哥哥也不会安心吧。你别忘了，你额祈葛这辈子一心都为族人，若是自己人斗得你死我活，让外人有机可乘，岂不冤枉？”

然而海兰珠听了这话并不为所动：“你放心，在这个后宫，只要我生的是儿子，不止母凭子贵，打破科尔沁女人都生女儿的惯例……科尔沁会以我为荣，族人更会因我增光。外人？根本不足为患！”

哲哲见海兰珠如此狂妄，竟然还语出不逊讽刺自己没有儿子，恼火不已。她站起身，极力压抑着怒意：“好大的口气，你真是今非昔比，是我看错了，失陪。”

海兰珠冷冷看着哲哲走出宫外，随即站起身，对着一边随侍的乌雅说道：“药

煎好了吗？”

“已经准备好了。”

“嗯。”海兰珠点点头，“我们去看看他。”

海兰珠带着端着汤药的乌鸦，一路穿过自己内宫的院子，来到僻静处的后厨，四下看了看并无下人后，才打开了一间上锁的柴房。

“你在外面看着。”海兰珠嘱咐了乌鸦，接过她手中的汤药打开门走了进去。

柴房中简易堆搭的木床上，阿古拉肩上缠着绷带，警惕地拿着一把匕首，见来人是海兰珠，才松懈下来。

海兰珠将药放下，扶着阿古拉坐起，满面忧心：“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阿古拉摇摇头：“玉儿和多尔袞给处死了吗？”

“听说多铎作证，证明多尔袞昨夜不在宫中，至于玉儿，大汗已经下令明天处死。”海兰珠平静地说道，看不出有什么情绪。

阿古拉闻言大感痛快：“好！不枉我们兵行险着！我现在真想看看赛琪雅那个臭婆娘知道宝贝女儿被杀头，会哭成什么样子！额吉在天有灵，一定会笑得很开心！哈哈！”

海兰珠却没答话，眉间没半点喜悦之情。

阿古拉见她神色有异，问道：“姐姐，你怎么了？”

海兰珠回过神来，端起药：“没事。来，吃药吧！”

宫中的监牢外，因为前夜的劫狱事件，更加守卫森严，除了门口的守卫，还有一队侍卫不停巡视。

小玉儿提着食篮由高娃搀扶着走到牢门前，见这么多侍卫迟疑了一下，随即神色坦然地走了过去。

侍卫一见小玉儿走近立刻将她拦住，威严警示道：“大汗有令，明日午时就要行刑，任何人不得见玉福晋！”

小玉儿微微轻咳，高娃立刻从怀中摸出一锭金子悄悄递到狱卒手中，堆满笑脸：“这位是玉福晋的亲表妹，也是十四爷多尔袞的大福晋，这不，只是来看看玉福晋，尽一尽姐妹情分。”

狱卒犹豫了片刻，见小玉儿一介弱质女流，又怀有身孕，想必也不会惹出什么麻烦，随即收下金子，让开了路。

“那请福晋一人进去，速去速回！”

小玉儿点点头，挎着食篮走了进去。走过阴暗的通道，就看到玉儿呆呆坐在铁栅牢笼之内，仰着头茫然地望着墙上一角露出的四方天空。

小玉儿从没有见过玉儿如此凄冷落魄的模样，不觉眼眶一热，颤抖着唤了一声：“姐姐。”

玉儿似乎是从遥远的天际之外听见这一声呼喊，半晌才悠悠转过头来，见小玉

儿在门口，灰暗的眼中闪过一丝亮色。

她站起身，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走到铁栅前，一把握住了小玉儿伸进来的手。两人凝望着对方，未语泪先流。

小玉儿看着玉儿身上的枷锁，又是心疼又是难过：“大汗怎么可以如此待你？太狠心了！”

玉儿含着泪只是苦笑：“大汗就是大汗，他一句话，万千人头落地也是小事。”

小玉儿知道玉儿心里委屈，也替她不平：“你跟那金什么的人无怨无仇，岂会杀他？谁都看得出你是冤枉，大汗真是太糊涂了！”

“谢谢你相信我，至少还有你当我是姐妹。”

小玉儿看着玉儿心中感触良多，这是自己最敬爱的姐姐，却也是……

想到那个人，小玉儿心里闪过一丝苦楚，不觉松开了玉儿的手，惴惴开口道：“有一件事我闷在心里好久，昨夜劫狱救你的人，可是多尔袞？”

玉儿一顿：“多尔袞怎么说？”

小玉儿低下头：“我不敢问他……我觉得多尔袞对你还是念念不忘。”

玉儿听了这话，不知道如何开口。小玉儿更是难堪地低着头。一时无话。

良久，玉儿叹了口气，郑重地拉起小玉儿的手：“小玉儿，你听我说，如果一个男人还愿意花心思哄着你，说明那男人心里还有你，总比他毫不在乎你的感受跟其他女人一起，冷漠无情伤你的心好多了。”

小玉儿抬头看着玉儿，眼中已浸满泪水：“这么说，多尔袞并不爱我，他爱的，是你……”

玉儿苦笑：“我是将死之人，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深爱他，以后他只有你一个！”

小玉儿听了这话浑身一震，她日夜思虑着多尔袞能将心思从玉儿身上收回，不想这一日梦想即将成真，只是代价却是要玉儿死去！

她爱多尔袞，可也不曾憎恨玉儿。

“小玉儿，我快要死了，能答应我两件事吗？”

小玉儿看着玉儿心如死灰的样子，更是不忍：“你别放弃，多尔袞正在帮你翻案，他一定能帮你洗脱罪嫌的！”

“别让他再牵扯这事了！”玉儿连忙制止了小玉儿，顿了一顿，镇定地说道，“你有空回老家的时候，替我跟额吉道歉，说我辜负了她的期望。额吉把你当女儿般疼爱，求你，代我孝顺她终老！”

小玉儿见玉儿如交代遗言一般，难过万分，挤出一丝笑意安慰道：“安心吧，我会当她是亲额吉一样孝顺她、伺候她。”

玉儿听了小玉儿的承诺，含泪带笑点点头：“还有，永远别放弃多尔袞，他一生为大汗打拼，朝中却没人真心对他。你若真心爱他，他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

出了监牢，小玉儿想着玉儿对她的嘱托和之前对自己的种种好处，魂不守舍，不得安宁。

高娃见她魂不守舍的样子，生怕她一个不留神摔着，连忙将她搀扶到一边的石凳上坐下：“奴婢让人抬软轿过来，请福晋稍等！”

小玉儿点点头，心思还是片刻不得安宁。就在烦躁之际，忽然听得后面的花园传来两个丫头的谈话声。

“你有听说吗？芳儿得了急病，特准出宫回家呢！不知是什么病？”

“芳儿哪有什么病？你不知道那位朝鲜使节金大人被杀当晚，芳儿就在他寝宫当值？她一定知道内情，才明哲保身急着离开吧！”

小玉儿听到这话，心下一惊，再也顾不得许多，站起身就朝宫中跑去。

再说多尔袞离开议政殿后，也心神不安地四处查问，但是宫中众人均是三缄其口，问什么都只摇头说不知道。

多尔袞忧心忡忡来到金朱元所住的寝宫外园，但见一众宫婢正将原来的盆栽、摆设一一移走。

多尔袞大感不妥，连忙上前拦住：“这案子未了，怎么就急着清理现场？”

宫婢见是多尔袞，都是诚惶诚恐：“奴婢只是奉命行事，什么都不知道！”

多尔袞皱眉命道：“将东西放回原位，都退下吧！”

“喳！”

宫婢纷纷依命将东西放回原位，随即叩拜离开。

宫婢众口一词，一问三不知，还急着清理现场，分明是有人存心毁灭证据！

多尔袞心中明白，更是焦急，四处搜寻，希望可以发现蛛丝马迹。一番翻找下，果然在草丛中看见半截金钗，式样别致，钗上还沾了血迹。

多尔袞大惊，如果这支断钗就是凶器，难道杀人凶手是个女的？

正在疑虑之间，但见小玉儿急急忙忙朝自己跑了过来。

“怎么了？”多尔袞见小玉儿跑得急，几乎摔倒，赶紧上前扶住。

小玉儿来不及喘顺气，急忙说道：“快出宫找一个叫芳儿的宫女，她可能知道真相，能还玉姐姐清白！”

多尔袞大骇，细问之下才知事情始末，匆匆去内务府查问了芳儿的去处，急忙策马出宫而去。

这是救玉儿的最后希望，他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奋力一搏！

一路疾驰到山野间一个偏僻的小屋外，多尔袞顾不得许多，跳下马就上前大力敲门，一边敲一边呼喊：“芳儿！芳儿！”

谁知敲了许久的门，屋里也不见有人应答，多尔袞心里生出不详预感，一脚踹开了门，竟是破门而入。

谁知一进去，竟然看到屋内空无一人，只有桌上摆了些酒菜，还有翻倒的酒

杯，细细一看，那桌上竟然还有发黑的血迹。

多尔袞一见已知不好，急忙冲进内屋，但见床上平躺着一男一女，均已气绝身亡！

最后一丝希望都已经破灭，多尔袞只觉心头一痛，竟然颓然跪倒在了地上。门外的山野间，天已经渐渐亮了。

这一夜，盛京宫中也是各人各怀心思，均是彻夜难眠。

玉儿坐在监牢中，看着铁窗外的天空从墨黑，渐渐吐白，该来的终于还是到了。

监牢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随即一队侍卫来到门口，打开牢门，将玉儿押了出去。

一路，玉儿都走得万分平静从容，已经知道了结局，倒也不怎么害怕了。

走出牢门，看到天顶上的天空阴沉不定，渐渐地，竟然飘起了点点雪花。

已经入春，不想竟然还会有雪，仿佛是老天亦来送别。

玉儿脚上戴着脚镣，在雪地中只觉湿滑更难前行。走过海兰珠寝宫边时，玉儿抬眼，竟看到雨雪中，海兰珠一身红貂大衣，打起伞伫立路旁，仿佛正在等待自己。

见玉儿走过来，海兰珠身边的乌鸦走到前面拦住侍卫：“雨天路难行，请各位稍停一停，我家海福晋有话要对玉福晋说。”

侍卫们互相看了一眼，都知道海兰珠是皇太极的宠妃，又有孕在身冲撞不得，只得退让到一边。

海兰珠打着伞，来到玉儿跟前，有万语千言，亦无话可说，默然凝望对方良久。

玉儿倒是坦然无畏，看着海兰珠打破沉默：“是你做的？”

海兰珠眼神一动，却没有回答。然而玉儿与她多年相知，想来这便是默认了。

玉儿只觉心中悲凉，感慨望天叹道：“老天爷，您怎么不睁开双眼呢？”

海兰珠看着玉儿面若冰霜：“也许，老天爷是今天才知道，他曾经多么不公平。我听说，你我出生那天，整个草原都下大雪，不同的是我那场雪冷死了无数牲畜，是一场灾难；你那场雪却是久旱甘露，是草原的瑞雪。所以我被族人视为灾星，避之则吉，你却被捧为福星，从此万千宠爱在一身！都是一样的雪，一样的白，老天爷以前，为什么要让你我命运如此不同呢？”

玉儿看着海兰珠，不知心中是何滋味：“都是雪，不管是祸是福，最终都要在日光下消失。以前我羡慕姐姐能得着大汗的宠爱，可惜，玉儿近日才知，大汗的恩情消失得比日光下的雪还快！伴君如伴虎，姐姐还是要认真想想，你的结局会否比玉儿幸福？”

海兰珠如何不知道玉儿所说，只是到了今日，她早已经不能退缩。



“结局如何对我并不重要，我和我额吉输了半辈子，至少现在都赢回来了！你我姐妹一场，让我陪你走到最后吧！”

海兰珠走近想替玉儿遮挡风雪，玉儿却避开了。

“谢谢姐姐好意，只是……我再也受不了了。”

说罢，玉儿决绝向前走去，侍卫们纷纷跟上。只剩下海兰珠一人伫立在原地。

风雪愈来愈急，海兰珠背对着远去的玉儿，默默流下眼泪。

### 03

到了刑场上，大雪纷飞，已经在地上积了厚厚的雪。

玉儿跪在行刑台上，几乎冻僵了，满身雪花颤抖不已，白雪落在发上、身上，真如雪人一般。

刑场下，行刑官索尼坐在高台上，不时望一望天空，只等时间一到就要下令行刑。而哲哲也赶了过来，站在一边心焦如焚，却又毫无办法，只能默默盼着皇太极能回心转意，收回成命。

索尼再次看了看天色，对着一边的哲哲恭敬道：“大福晋，时辰到了。”

哲哲急忙阻止：“大汗未到，还是多等一会儿吧。”

索尼自然知道她的想法，婉转道：“大汗也许不来了。再等，也改变不了结果，只是害玉福晋白白受寒吃苦！”

哲哲看着玉儿冷得面色发青，也是一脸不忍。

阿纳日看着哲哲犹豫的模样，低声劝道：“突然下这么大的雪，恐怕赶路过来，也来不及了。”

哲哲仍犹豫不已。昨日，听闻多尔袞打听了芳儿的去处，就快马出了宫，只盼他能赶回扭转局面，却不想现在还没有回来。

正在心焦时，突然看到玉儿远远地倒在了地上！

“玉儿！”

哲哲大惊之下冲下刑台，跑到玉儿身边将她抱入怀中，解下大衣给她披上。

这样寒冷的大雪天，即使不行刑，若再拖延，只怕玉儿也会活活冻死！

“玉儿别睡着！你不能睡呀！”哲哲焦急地呼喊着玉儿，但是她仍然紧闭着双眼，嘴唇乌青，好似已经死去一般。

索尼本被哲哲阻拦多时，早已经等得不耐烦，此刻见了这样的情形，顺水推舟劝道：“大福晋，昏了也好，就在这时行刑，让她早解脱吧！”

说罢，他摆摆手，让两边的侍卫将哲哲强行扶开，又对刽子手点点头。

刽子手端起酒碗，将热酒一口喝下，随即拎起一边的屠刀，走上刑台……

哲哲急得大喊：“慢着！大雪纷飞，必有冤情！玉儿是天降的福星，你们冤杀福星，必遭天谴，大金若是因此有了后患，你们担当得起吗？”

听了哲哲这话，刽子手也觉犹豫，踌躇着不敢上前。索尼见了这情形更觉烦